

旅游日记

春到长兴

■王福友 文

位于浙西北的长兴县,被群山侧拥在怀中,因唐代中期产紫笋贡茶而名声在外。又因1250年前,茶圣陆羽在此历时五载撰写了一部著名的《茶经》,而流芳百世。

入夜,与三五友人漫步长兴街头,一路叽叽喳喳,欢呼雀跃。不时有当地女子打眼前迤迤而过,她们明眸善睐,波光流转,看到我们这些呼朋引伴的外来客,眉宇间也流露出几分新奇的神色。

这里的山玲珑小巧,饱满圆润。这里的水清冽透明,泻玉流芳。难怪走街串巷的女子,眉眼出色却更显纯净。

县城不大,高层建筑也不多,主打的都是些十层以下的九十年代的老式楼房,而且比较密集。即便如此,也掩盖不住繁华在街头巷尾的霓虹中流光溢彩。

街道大多不宽,但很干净,行人穿梭其间,并没有匆匆的行色。一份天然的悠闲,映现出时光的缓慢流淌,让你直觉这是一方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,欲将一颗奔波疲累

的心安放在此。

零点过后的大街上,偶尔还有三两夜排档在夜色里守候,招徕着为数不多的食客。夜色的消退并没有削减摊主的热情,亲切的招呼一如街沿悬挂的红灯笼,是人间烟火温暖。

是夜,我睡意全无。站在酒店十楼的窗前鸟瞰万家灯火,夜的静谧在微微的夜风中悄然弥漫,拂过心坎,带着嫩柳的清新。

翌晨,一声久违的春雷在小城的上空播响迎春的鼓点,将还在梦中游历的我拉回到现实。那雷声激越铿锵,响彻天地,穿云破雾,一阵接一阵,此起彼伏,隆重而热烈。那一股欢实劲儿,足以将万物蛰伏的梦唤醒。

好客的长兴人,用第一声春雷作为待客的见面礼。又用更加淋漓的春雨,挽留远道而来的访客。那哗哗的雨声多像赶春人的脚步,透着殷勤欢快。时令早过了惊蛰,能在旅居的长兴聆听到姗姗来迟的春雷震响,尽享春雨滋润,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厚待和际遇,令我陶然沉醉,神情为之亢奋。

莫道春雷响太迟,催开春花万万枝。我今远来长兴,感春雷善解人意,喜春雨来得及时。风雨终不是无情物,花香鸟语里,已是一派大好春光。

咬文嚼字

照虎画猫

■冯诗齐 文

“照猫画虎”,可以有不同的解读:其一:事物都有相通之处,比如画画,在无法到荒郊野外实地考察、观摩老虎的生存状态时,将同为猫科动物的家庭宠物充当模特,也不失为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其二:似乎是对施行“照猫画虎”战略的人天资的褒奖。据说,此成语出自清·李绿园所著《歧路灯》第十一回:“这大相公聪明得很,他是照猫画虎,一见即会套的人。”显然,能够见着猫即能画出虎,定然是丹青高手。因为猫和虎的最大区别,并不

在形而在气,仅仅形似,不过一只放大的猫,没有虎威怎能成山大王?

对于学习书法的人,临帖是一门基本功。临帖一开始是对临,即一丝不苟、一点不走样地临摹。看过不少人临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,原帖中涂改、插补之处,临摹的作品均照样涂改、插补,不敢改动丝毫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对临”吧?从“对临”、“背临”最后进到“意临”,那就真的是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了,这个过程漫长而艰巨,显然非一日之功。对于我们尚处于“对临”阶段的“学生”,若说自己是在“照猫画虎”,岂非过于狂妄?难不成前人的墨宝竟然成了猫,反不及你涂鸦涂出来的“虎”?所以,这句话应当改一下,我把它改成了“照虎画猫”,表示自己的字是在“邯郸学步”,还学得不像。这样的态度还可以吧?

生活故事

闲来无事不从容

■邱伟坚 文

退休以后才知道,老年大学是个好场所。

人的心境是个矛盾综合体。在职时早出晚归压力重重,“偷得半日闲”也是奢望,只盼退休后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、享受自己的生活。而一旦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家中,心态又截然两样了,“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”成为常态。

知道退休后有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,但不知这个过程会是这么难熬,直到走进老年大学,开始学习起诗文书画,才开始享受起休闲快乐的生活。

书法班的老周一手书画让同学们啧啧赞叹,社区每年举办春联竞赛必拔头筹。他坦言全是退休后学的。老伴去儿子处带孙子,他除了早上买菜与摊主搭上一句话外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整日呆坐家中总不是事;那就帮老伴一起去打理家务吧,可他几十年一直忙于单位事务,操练家务完全是门外汉,买回的菜质次价高,烧好的菜没人动筷,

连拖个地板也滴滴答答拧不干净。拜拜,老周就这样进了老年大学。

荣同学在班上最勤奋,每次交作业人家都是一两张纸,他往往要捧上十来张。老师与他玩笑:“你要敬惜纸墨呀,写这么多干啥!”他灿然一笑说:“不练书法真无事可做。”

书法班上,还邂逅了一位中学时代的女同学,她女儿是个海归,回国工作后无暇考虑成家之事。看到同辈们做了奶奶,忙得恨不能将脚举起来,而她却无所事事,“整日无事太聊了”,于是咱俩又做了同学。

班级同学是这样,授课的老师也把老年大学作为休闲解闷的好场所。老师在十几年前退休后,领略了一阵子穷极无聊的含义,好在自己中学时经常画些宣传画,于是就报了老年大学山水画班,从学生到了现在的授课老师。所以老师经常与班级同学说:“只要你们认真学每天练,日后一定不会比我差!”

我们这群班级“老”同学,在这里,有所乐、得其乐、众同乐,也是当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

娇花照水 ■ 汤健方

书山有径

时光的追忆

■沈栖 文

我和刘翔是交往频繁、情感诚挚的文友。20多年来,由我责编的《上海法治报》副刊常刊发他文笔细腻、情思丰沛的散文,《大案揭秘》版也屡屡转摘他写的精彩案例。而对这位文友的身世则是读了其近著《时光:一个人的杨树浦叙事》(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),才有了一个鸟瞰式的通晓。

刘翔出生于杨浦区,与这座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有着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关系。《时光》用散文化与故事性相结合的笔触,以个人化的视角回眸、记叙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大都市边缘城区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图景。虽然如该书副标题所说是“一个人的杨树浦叙事”,但在我看来,作者所追忆的时光,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演化、嬗变的侧影。

人们生活中所历、所见、所闻的种种活动、认知,并不一概载之史册。普通民众的生活缺乏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。《时光》弥补了这一不足,它着眼于大量普通民众平凡生活的巨大变化,诸如街市、学校、商店、

菜场、民居的渐次变迁,把目光投注于百姓身上,那些被轻忽的籍籍无名者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走向了舞台的前端,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见证历史,以一束微光照亮了历史一隅。

岁月无情,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改变了大杨浦的原貌。无论是市政建设的宏观格局,还是牵涉千家万户的微观态势,都已是今非昔比。刘翔以温润的文字和激越的情感,真实而细腻地描绘出它往昔的容颜,上海机床厂的辉煌;长白商店的熙来攘往;“八球头”的荣光;沪东电影院的兴盛,积淀着浓厚的历史底蕴,留下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……作者将这些过去时段的事物、事件的过程,努力还原到当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,以及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中去,加上情感的投入,每每让读者有一种互动交流的在场感。

刘翔在杨浦相继居住过四个工人新村,他将这段生活经历喻为“寄存在心灵深处的一件厚重的历史‘行李’”,一经打捞,反响强烈。他那篇描写长白二村“二万户”情景的散文《“二万户”,杨浦的“额外魅力”》获得“杨浦星空闪烁:我的故事”征文一等

奖,诚如评委点评:“当作者怀着独特的情感,将‘二万户’当作一个历史文物来写时,所呈现的生活状态也就颇有韵味了。”

如今大杨浦“旧貌换新颜”。刘翔在以回忆的手法追述“旧貌”(有些已消失于地理版图)的同时,又以写真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描摹“新颜”,如该书最后一章“风从东方来,历史烟尘中涅槃的杨树浦三座城市新地标”:杨浦滨江、杨浦图书馆新馆、长阳创谷,乃是从“工业杨浦”向“创新杨浦”转型的标识。

英国《口述史》杂志创始人保尔·汤普逊说:“通过人民的声音,把历史还给人民。”个人口述历史的宗旨就是要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,从而让人民的声音成为历史学交响曲中重要组成部分。我认为,《时光》没有学院派行文规范的束缚,有的是原汁原味的“面对面”倾述和聆听;没有枯燥乏味的宏大叙事,有的是有滋有味的个案梳理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刘翔素来注重个人收藏,“私人档案”丰富。该书配上大量的文物,如:分房通知书、奖励纪念册、父亲的荣誉证书、母亲的修业证明书、跃进农场录取名册等,近百张老照片形象化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,弥足珍贵,也使得《时光》多了一抹耀眼的亮色。

意犹未尽

一张“学生证”

■方鸿儒 文

这是一张半个多世纪前,笔者就读上海市塘桥中学高中年级时的“学生证”,与普通学生证并无二致。正面有笔者姓名、学号,学校地址、电话以及入校日期。背面则是注册记录与使用规则。“注册记录”栏目有:学期、编入年级和教导处盖章。笔者1963年下半年编入高一(1)班。“使用规则”有“随身携带,凭证入校”云云。

收藏界流行“百年无废纸”。一张其貌不扬、残破不全的“学生证”尚还有值得一说,聊以收藏的话,其价值在于:在其品相破陋的背后承载着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,即上世纪1966年夏秋之际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,千百万红卫兵小将集体参与的

“革命大串联”。收藏它,抑或同样是在收藏“历史”。

“学生证”上字迹尚可辨认的印戳大抵印证了笔者当年串联所到、足迹所至的路线图——北上南京、北京,南下武汉、贵阳,取道株洲,顺路去韶山瞻仰,最后畅游杭州天堂,历时一月半,行程约二万五(里)。那残缺的一角,记忆中是在进株洲站检票时被检票员粗暴地撕去的。

“学生证”上那“食宿已办(京)”,“途中生活费已发”(在武汉串联时,笔者钱包遭窃,只得借钱继续串联)等印章记录下了当年革命大串联免费乘火车、住宿、用餐的“公费串联”特点。

因是“公费串联”,一证在手,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,品尝“经风雨,



见世面”的滋味。如今,这段记忆已是残缺的碎片,但只要这记载是真实的,自有其为历史存档的价值。